

# 苦戰太行山（上）

喬家才

## 徵選精幹遠上太行

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，我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令派從陪都重慶出發，祇攜帶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，五支二十發的木殼槍，湖南龔仙舫兄（

李肖白兄改任軍委會特檢處處長，軍統局人事科長由仙舫兄接任）答應我，所需要的工作同志，由西安、洛陽兩地調用。出發前，戴笠先生送我一支左輪手槍，一封給胡宗南先生的親筆信。當時胡宗南先生任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，二十七軍隸屬於他的這一個集團軍，所以戴先生介紹我去見他。路過西安，第一件事就是到東倉門一號，謁見胡宗南總司令。他對我很客氣，閱過戴先生的介紹信，立刻給范漢傑軍長寫一封信，交給我帶去。隨後，他三次詢問我：「你有什么困難嗎？」我沒有仔細考慮，回答：「沒有什麼困難。」結果，局面弄得非常尷尬，半天沒有說話。事後想起來，完全怪我缺乏經驗。因為一個不接受施予的人，同一個樂於助人的長官，在精神上永遠隔着一段距離。胡總司令是一位很慷慨的人，他知道戴先生的幹部生活很苦，所以三次問我有什麼困

難，顯然想在金錢上予我幫助，我卻三次都答以沒有困難，好像不願意接受人家的幫助，拒人於千里之外又好像是個大傻瓜，連這點訣竅都不知道，無怪乎形成一種很不那個的氣氛。

太行山是一個很艱苦的地區，又孤懸敵後，所以很少人願意去。在西安，祇有三位河北籍的同志，願意同我上太行山去吃苦頭。孔覺民同志，在北平做過我的助手，彼此相當了解，有他同行，對我的幫助一定很大。于書紳同志，他在西安很苦悶，願意跟我去闖一個新局面，勇氣很足，非常難得。吳光亞同志，科學根基很好，工作能力很強，無線電收發報的技術非常熟練，是一位最好的無線電臺臺長。我們四個人從西安到洛陽，預備住一星期，再找幾位同志。洛陽有些同志，大家認為調皮搗蛋，不好駕馭，各方面負責同志，儘量向我推銷。我的想法，同他們恰恰相反，我寧願要調皮搗蛋，不好駕馭的人，也不要那些馴良無用的。越是調皮，就越有本領，越有作為，沒有本領的人，永遠也調皮不出什麼名堂來。我上太行山，是要開創一個局面，需要要有作為、有膽量的人，別人認為頭痛的人物，正是

我所歡迎的。在洛陽，我們得到七位同志：河南宋玉明、紀華傑、張精麟、楊慶明，河北姬循之、王德仁，陝西王之健。楊慶明同志係新參加我們的工作，從外表上看，是一位既誠實又精幹的青年，其餘六位，都在湖南臨澧受過訓練，是很好的幹部。

我們這十一個人，祇有我一個人已經三十出頭，覺民過了二十五歲，其他九位同志，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小伙子，我們年齡的總和，還沒有超過兩百八十歲。在朔風凜冽的初冬早晨，十一個人悄悄地離開洛陽，向着黃河前進。黃河北岸的孟縣、溫縣、濟源和沁陽的部份地區，還在我軍手中，由第九軍裴昌會將軍率部防守。我們從洛陽東北的鐵謝渡過黃河，過河只擔心空襲，此外十分安全。渡河以後，走了一段路程，抵達濟源縣的軹城，暫時住下，準備通過敵區的一切事情。玉江是沁陽人，對於這一帶的情形非常熟悉，而他的人緣又極好，所以把一切辦理交涉的責任交給他，進行得非常順利。自從渡過黃河以後，我們的無線電臺就同重慶經常保持連絡，報告逐日行止。

濟源縣警察局局長杜振庭同志，聽說我們住在軹城，特意跑來看我們，一定要我們第二天晚上到他那邊吃晚飯，態度極為懇切。同志與同志間的情感，越過邊遠的地方，越顯得親熱，盛意誠懇，不便拒絕，於是答應了他的邀請。在戰地，我以為吃一餐家常便飯，大家敘敘家常，誰知他準備了一桌上等酒席，還請來了濟源縣長作陪。雖然一桌酒席不過十二、三元法幣，總還是一種浪費，很過意不去。

第九軍軍部駐紮在孟縣的一個村莊裏，軍部參謀安徽武景新同志等也來看我們，他們都是參訓班的同學，看到我們來到黃河北邊，好像出嫁了的姑娘看見娘家的親人，特別親熱。第二天，他們派來六匹馬，把我們接到他們的軍部，並介紹我同他們的參謀處長見面，談了一個鐘頭，對於豫北的情況，敵我態勢，得到一個概念，這是上太行山之前，獲得的有益知識。他們來到第九軍，僅有短短幾個月工夫，表現出極高的工作能力，成績良好，已經取得主管的信任，造成一個極良好的環境。景新同志告訴我，他們對我的臨別贈言，都能遵守，頗受部隊歡迎，所以環境都差不差。不但第九軍的同學如此，據他所知，其他部隊的同學也都能站穩腳步。可知參訓班同學分發到部隊以後，大部份是成功的；一種制度，要有一個好的開始，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消息。

### 暗夜行進摸過敵區

由軹城東行，抵達沁陽縣的紫陵，這兒接近

敵區，為通往太行山區的主要孔道，太行山各軍上下山的人員都從這裏經過，使這個鄉村畸形繁榮起來。區長郭濟英是一位很能幹的青年，在防線前面，接近敵區地帶，做一個戰時的民伕而言，真不容易。即以應付過往軍隊所需要的民伕而言，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我看到郭區長不慌不忙，不憚煩地接待每一個請求他幫忙的軍官，都使他們滿意地離開，毫無爭執，就可說明他的才能如何了。在我們離開紫陵的前一天，郭區長為我們設宴餞行，又是一桌上等酒席。我徵得他的同意，請他參加了我們的工作。這是一個重要的佈置，像紫陵這樣重要的地方，我們很需要一個極能幹的同志。

紫陵往東三十多里，就是敵區的邊緣。通過敵區，必須要在夜間，所以不能動身太早。下午兩點鐘，我們由紫陵出發，預計黃昏時分，剛好到達那個敵區邊緣的村莊，調換民伕。這三十多里的路程，正好給我們來一次通過敵區的行軍演習。為了通過敵區，加速行動，不讓民伕負擔太重，我們把電臺和行李分成十一擔，每擔的重量不超過五十市斤。我們事先購妥十一條扁擔、二十二條麻繩，把每擔的東西緊緊捆在扁擔的兩頭。在沒有汽車行駛以前，我曾見過郵差挑送郵件的擔子，就是這樣紮綁，它的好處，只要擔子掉不了，東西就不會失落。每一挑行李，分配一個同志照管，並且排好每一個人的行軍次序，如此，既不會紊亂擁擠，也不會失卻連絡。在夜色蒼茫中，我們到達那個預定的村莊。我們走進一間相當寬大的房屋，在油燈閃爍下，看見一個高個子

，背有點駝，臉孔略帶黝黑，戴一頂呢禮帽，棉袍的前襟撩起，紮在棉布腰帶底下，一支木殼槍插在腰帶中間，這是一位掌握地方武力，稱雄於這一個地區的領袖人物，每天黃昏以後，他來到這個村莊，預備民伕，照應過往的軍隊。我們的青年同志們，此時此地，看見這樣裝扮的英雄人物，都不禁肅然起敬。因為玉江的關係，不同一般，這位領袖人物對我們格外關照，親自挑選了十三名健壯民伕（兩名是預備換班的），並且特別訓了幾句話。

起更時候，我們從這個村莊出發，沁陽縣自衛隊原大隊長義軒帶着二十個弟兄，趕來護送我們。原大隊長是一位英勇的青年，果敢熱忱，已由玉江介紹，參加了我們的工作，有他護送，我們可以放心通過敵區。進入敵區，須急行五十多華里，始能脫離危險區域。是一個銀星滿天的黑夜，義軒帶着他的弟兄們，開路先行，我們順次緊隨於後，向前邁進。夜是那麽靜寂，因為每人加快腳步前進，發出了輕微的脚步聲音，除此以外，幾乎可以聽到每個人的呼吸。我們穿過駐紮偽軍的村莊，引起村犬狂吠，偽軍明明知道有國軍通過，他們卻隱匿着，若無所聞。我們掠過敵人據點的邊緣，迅速走過，不使他們有絲毫察覺。前進復前進，悶聲不響。在子夜過後，抵達晉博公路的西側，才停止腳步。這條公路，從山西的晉城通往河南的博愛，連繫晉豫兩省的交通，敵人非常重視，在天井關駐有相當大的兵力，夜間，敵人的武裝卡車經常巡邏。公路東邊，便是敵人對太行山的封鎖線，蹲在山口旁邊的碉堡

，放射出明亮的燈光；守望在裏面的敵人，注視着上山的小路。通過公路，必須提防敵人的巡邏部隊。義軒很沈着，察看過公路情形，然後把他的隊伍在公路西側散開，瞄準敵人的碉堡，準備必要時可以應戰。等他部署妥當，才讓我們通過公路，最後同我握手道別。

民伕們對於這一帶的地形，異常熟悉，捨去正路，避開碉堡，從距碉堡四、五百米的山坡爬上去，衝枚疾走。我們馳行於亂石枯草中間，很快轉到山的背後，脫離開碉堡的視線。大約走了一里多路，才歸入正道，降低速度，繼續前進。又走了四十多里，到達一個很小的山谷。自從前一天下午兩點鐘，一直到翌日，至少走了一百三十多里路程，已經是次日清晨，離開敵人業已很遠，應該休息休息。

這個丹河的小小山谷，美麗得像一個仙境，旭日初昇，把山谷照耀得變了顏色，像是金裝，又帶些橘紅色彩，顯得十分明媚。空氣新鮮，令人暢快。在靜寂當中，祇有丹河發出潺潺的聲音，節拍均勻，溫雅柔和。經過長途跋涉，躺在大塊岩石上，被這大自然陶醉了，萬念俱去，疲勞頓消。此情此景，印象深刻，永難忘記，成古詩一首：

夜上太行山

太行孤懸黃河北，誰人願上太行山？敵寇封鎖太行道，重兵扼守天井關。太行山下腥膻氣，敵寇殺戮如草菅。暗夜深入腥膻地，越野穿村非等閒。村犬狂吠驚人夢，偽軍躲藏不露顏。

沿山碉堡斷山路，捨路攀山疾轉彎。一夜馳行百餘里，天明始達深山間；忽見朝敵金山谷，又聽丹河之水聲潺潺。太行山上好殺敵，深仇不報誓不還。

我們在這個山谷，足足流連了兩個鐘頭，才拖着兩條懶散的腿，高一步低一步，向着山上爬。說也奇怪，穿過敵區時，走得那麼急促，沒有休息，兩條腿像似得了神助，越走越起勁；現在慢慢走着，兩條腿卻像千斤似的，很困難的往上抬起，三、四十里路程，一直走到下午兩點鐘，才算登臨山嶺，抵達玄壇廟。玄壇廟坐落在太行山最南端的山嶺上，這個小小山村，因廟得名，祇有一條不到半里長的街道。由於戰爭，博愛縣城被敵人佔據，縣政府移設這裏，他的地位驟然提高了許多。又因為上下山的軍人，都從這裏經過，來往的人多了，市面也隨着活躍起來。玄壇廟在村莊的北頭，建築相當宏偉，縣政府就在廟裏辦公。

縣自衛團呂副司令守訓，同玉江係很好的朋友，要在第二天晚上為我們設宴洗塵，堅留我們多住兩天。我們一連走了將近兩百里的路程，大家都有些腰酸腿痛，也的確需要稍微休息。博愛縣有兩個游擊支隊，均歸二十七軍指揮，十三支隊司令張體安同十五支隊司令王德林，情感惡劣，勢若冰炭，幸有呂副司令調和於張、王之間，使兩支隊得以相安於一時，所以呂副司令在玄壇廟的地位與責任，極關重要。

我們在軹城和紫陵曾經遇到兩批二十七軍的人員，也準備通過敵區。當我們在玄壇廟休息的

時候，他們也先後上山來了，樣子非常狼狽。據說他們通過封鎖線，有一批被碉堡內的敵人發覺，開槍射擊，民伕慌張，把行李失落了許多。另外一批為首的官員是一位上校，失腳滾下山坡，摔破了腦袋，我們看見他頭繫紗布，行動踉蹌，一定吃了很大的苦頭。我們則通過最危險的地帶，秋毫無損，這並不是說我們得天獨厚，有什麼僥倖的因素，其所以如此，完全是由於我們提高警覺，事先注意到每一件極其細微的事情，有計劃、有組織，他們卻是準備不夠，各不相顧，一到緊要關頭，當然要丟盔擄甲的。

安陽小村軍部報到

離玄壇廟，北行一里多路，就是晉豫分界的地方，過此即入晉城境界。轉過山彎，有一個比較大的村莊，呈現眼前，順着山勢，排列着一層一層磚瓦房屋，看起來非常整齊，不像玄壇廟的泥土房屋，既矮又小。第一站宿柳樹口，柳樹口為山裏較大的村莊，晉城縣政府臨時設在這裏。我會聽說，張子仁（鴻憲）兄於太原陷落時，回到家鄉，失去連絡，既來晉城，就應當探聽一下。果然他就住在柳樹口，他看到我們立刻張羅晚餐，並且約定，過些日子來陵川看我。柳樹口有一眼龍公井，係龐炳勳將軍所掘，因為太行山缺水，掘井不易，他卻掘出一眼井來，解除了居民飲水的困難，故用龍公名井，以紀念不朽功德。第三站宿附城，為陵川縣最大的村鎮。十二月四日下午到達陵川縣城，縣城很小，建築在一塊極小的平地上。

二十七軍軍部駐在城東北十五里的安陽村，五日下午偕覺民去安陽軍部謁見范軍長。范軍長廣東大埔人，軍校第一期同學，個子很高，頭髮已經有些花白，態度非常懇切。他看過胡總司令的函件，對我們極表歡迎，決定我的職務為：參謀處上校副處長、二十七軍軍區設計委員會視察專員。軍參謀處的編制，並沒有副處長一職，不過是一個額外名義而已，我來太行山的目的是工作，祇要在軍部有一個合法的身分已經够了，至於官位的高低虛實，對我毫無關係。關於住的問題，軍長指定我們住在距離安陽二里多路的東坪上，立刻請來副官處林處長，讓他為我們準備房屋，派遣伙伕，撥發軍糧等等事情。

到陵川的第四天，我們移居東坪上，東坪上祇有二、三十戶人家。村邊有十幾株翠綠而蒼勁的松樹，為這個小小的山村增加了不少情趣。山中空氣新鮮，生活安靜，被都市喧囂擾亂了多日的心境，很快就定下來。

第一戰區在黃河北岸有三個主要軍區，西邊是中條山軍區，中間是太岳山軍區，東邊是太行山軍區。中條、太岳兩個軍區接連在一起，南臨黃河，渡口控制在駐軍手中，與後方交通非常便利。祇有太行山軍區，才是唯一孤懸在敵後的抗戰根據地。太行山軍區，東西三百多里，南北兩百多里，北面是共產黨霸佔的區域，東邊是平漢鐵路，南邊是道清鐵路，西邊是白晉鐵路、潞澤公路、晉博公路，在這東南西三條交通線上的各個據點，都駐有敵人的軍隊，形成對太行山的大包圍態勢。太行山軍區又分成東西兩個區域，東區

有兩個軍，由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將軍統率。四十軍軍長由龐總司令兼任，駐在河南林縣合潤附近的原康村；新五軍軍長為孫殿英將軍，駐在距輝縣臨淇二里的呂莊。西區駐軍則為二十七軍，據有陵川全境，平順、壺關、長治、高平、晉城各縣的一部份地區。名義上，二十七軍列入二十四集團軍的戰鬥序列；實際上，一切仍歸三十四集團軍節制，故東西兩區，各自為政，單獨應戰，很少連繫。至於中條、太岳、太行三區協同作戰，更談不到了。敵人每次發動一次戰役，往往計劃很久，調動許多兵力，分成若干作戰單位，協力合作，集中目標，從多方面進攻。我們呢？那一處受到攻擊，就由那一處的駐軍承擔，要想得到友軍協助，派出增援部隊，加強正面抵抗力量，或從敵人的側背出擊，以作牽制性的戰鬥，減輕正面負擔，幾乎是不可能的，所有所有的戰役，我們都是被動，沒有一次是由我們發動的。在這種情況之下作戰，各部隊祇能各自保存實力，避免重大犧牲，以圖存在。身歷其境，我深深感覺到這樣作戰，終必要被敵人各個擊破，同歸於盡，對於軍區的前途，十分感到憂慮。

二十七軍有三個師：預備第八師駐在陵川的北面，警戒長治、壺關方面的敵人，師長為浙江陳素農將軍；四十五師駐在陵川的西面，監視高平方面的敵人，師長為四川李用章將軍；四十六師駐在陵川的南邊，控制晉城方面的敵人，師長為浙江黃祖燠將軍。我們到達軍部的時候，正值全軍年終校閱，軍長命我隨他往各師看部隊。乘

這個機會，我同各師師長、參謀長、參謀主任、各團團長有了一次接觸。大體而言，二十七軍的士氣、兵額和士兵的體力，都比較後方一般部隊優良。太行山駐軍的補充，完全來自後方，新兵通過敵區，往往散失許多，真能夠到達部隊的，頂多也不超過二分之一，在這樣補充困難情況下，二十七軍的兵額，平均在八成以上，確實不容易。太行山非常寒苦，食糧祇出產小米和玉蜀黍，軍隊的主食，小米要算最好的。吃起來，小米沒有大米好吃，講到營養價值，小米卻比大米高得多。太行山的老百姓節衣縮食，自己啃玉蜀黍，而把黃金似的小米，一擔接一擔地送給軍隊，使每一個士兵得到充足的食糧。

### 太行山區軍政形態

太行山西區的政治形態，非常特別。多少年來，山西的政治有他自己的一套，雖然不是完全的獨立狀態，至少同中央政府之間，隔着一條鴻溝，事實上，等於一種割據局面。現在二十七軍軍區又脫離山西的政治系統，自成體系。據范軍長說：「過去二十七軍在太岳區作戰，不但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幫助，反而有許多牽制。山西的地方行政幹部太小器，而且成見很深，作風特別，很不容易合作。為了軍事上的需要，使政治能够配合軍事，不得不採取目前的措施。」可見形成這種特殊局面，完全由於門戶之見太深，不能單怪軍隊方面，地方幹部也得負一部份責任。假如地方幹部知道軍事第一，不固執成見，能適應環境，與駐軍開誠合作，也許不會形成這種局面

。聽說中條、太岳兩區都是如此，不知確否？

軍區最高行政機構，是二十七軍軍區設計委員會，由軍長、軍參謀長、各師師長、黨部地區專員、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書記所組成，另外設一主任，負責實際責任。各縣縣長由設計委員會委派，事實上，由軍和各師所瓜分。壺關縣縣長由預備第八師提出，長治縣縣長由四十五師提出，陵川縣縣長為四十六師的副官主任，高平、晉城兩縣的縣長由軍長介紹，完完全全是一個戰地政務局面。軍區的政令由設計委員會頒發，可是它既和省級行政機構沒有關係，又不能直接和中央各行政部門連繫，所以這種政治形態，與整個國家的行政系統完全脫節，成爲一個獨立形態。它的政令不是來自上級行政機構，而是自己創立的。實在說，所謂戰地的地方行政，主要在於徵購糧秣，祇要地方政府能够使軍隊有飯吃，那就算發揮了最大的行政效能。軍區辦了一所晉東南聯立中學，不收學費，供給主食，使軍區的青年不因戰爭而失學。這一措施，地方人士非常感激范軍長。軍區還發行一份晉東南日報，石印粉連紙，內容談不到豐富，大部份的材料，是抄錄中央廣播電臺的國內外新聞。在敵後的戰地，每天有一張報紙看看，已經是難能可貴，還能挑剔印刷如何，內容如何嗎？

中條、太岳、太行三個軍區，是洛陽的屏障，祇要這三個軍區屹立在黃河北岸，洛陽就會安如磐石。二十七軍正面的敵人，差不多有一個旅團，能够牽制這麼多的敵人，對於整個戰局，已經起了很大作用，所以我們必須要盡最大努力，

鞏固太行山的根據地。我們要了解環繞太行山四週圍的敵軍情況，掌握敵軍的動態，使我們有所準備，打起仗來，不至於手忙足亂。軍中的情報工作，正如同一個人的耳目一樣，如果耳目不够靈活，去同敵人打仗，一定會受制於敵人，必然失敗。過去軍中的情報，完全依靠軍或師的諜報組織。這些諜報人員，知識水準不够，而且素質低劣，他們接近不了敵人，甚至根本不敢接近敵人，僅到敵區邊緣，道聽塗說，蒐集些似是而非、零零星星、毫無用處的東西，報到軍或師部就是所謂情報了。他們因爲不穿軍裝，所以叫做便衣，這班便衣人員在步哨線以外，軍隊管不着他們，可以胡作非爲，吃喝玩樂都要由當地的老百姓供給。有些同地方上的壞人勾結起來，爲非作歹，隨便敲詐，任意勒索，稍不如意，就會把漢奸帽子戴給別人。老百姓看到便衣，如見蛇蝎，避之唯恐不及，誰還敢接近他們，供給他們真實的情報？更壞一些的便衣，會同漢奸勾結，反而把我們自己的情況賣給敵人。因此，我們不能依靠原來的諜報組織，必須重加整頓，另外建立有效的機構，要在敵人的據點以內、據點的週圍，佈置我們的視線，監視敵人，偵察敵人。

我決定了兩個步驟，來達成我們來太行山的工作任務。一方面以我們的工作同志爲中心，在各縣建立起我們的工作單位，另一方面則爲健全各縣黨政機構的情報工作。爲了實施後一個步驟，決定籌辦一個爲期兩週的短期訓練班，調訓各師、各游擊縱隊的諜報參謀，各縣政府主辦情報的科長，各縣黨部主辦情報的幹事。軍長對於這

個訓練班，非常重視，很感興趣，在短短兩個星期當中，他對受訓人員，就親臨訓話三次。這個臨時訓練班受訓的人員，不過二十幾個人，其中四十五師的諜報參謀湖南鄧匡亞同志、四十六師的諜報參謀陝西龍士駿同志、四川王明安同志，都是參訓班的同學，他們在這二十幾個人當中，所起的領導作用非常重要，對我們的訓練幫助極大。我們的訓練非常成功，他們對每一種課程都充滿興趣與新奇，雖然所學不過是些皮毛，然而已經足夠他們應用了。經過這一次訓練，我們總算有了一批新的幹部，分佈在太行山西區，對於推進工作，自然便利了許多。

### 聯莊會游擊隊磨擦

二十七軍指揮着兩個游擊縱隊，一個縱隊的活動地區是河南輝縣，司令姓張；另一個縱隊的活動地區是河南修武，司令姓李。張司令和李司令都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，資格很老，階級都是中將。縱隊的編制很大，人數卻有限，按編制向地方要糧，吃不完賣掉。本來游擊隊的待遇很差，素質又不好，更談不到紀律。所謂游擊隊，游而不擊，除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外，對敵人並不起什麼作用。河南的老百姓非常強悍，不像山西的老百姓那麼馴良，爲了自衛，他們大都有組織，有武器。輝縣敵區有一種自衛組織，叫做「聯莊會」，曾向輝縣縣政府備過案，所以是合法的組織。張司令派到輝縣敵區的催糧人員、便衣人員，有時因爲欺負老百姓，或者敲詐勒索，往往被聯莊會秘密處決，而告失蹤。於是張司令接二連

三向軍部報告，說「聯莊會」是漢奸組織，殺害游擊隊。軍部根據他的報告，轉報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，就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太行山東區的地方行政，並不同晉東南一樣，河南省政府由河南省政府任命，是一種正常的行政組織。長官部接到二十七軍的報告，就請河南省政府查覆，省政府再命令到輝縣縣政府。輝縣縣長戴秋陽（日暄）很有才幹，很有魄力，本來他就痛恨游擊隊騷擾地方的行為，自然要替「聯莊會」講話。他說「聯莊會」不但是漢奸組織，而且在縣政府備過案，是合法的民衆組織。他又說游擊隊紀律敗壞，騷擾民衆，「聯莊會」爲了自衛，不能不防止這種騷擾。省政府根據縣政府的報告，轉報到長官部。於是這一個問題形成對立的局面，翁說翁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無法解決，一直糾纏了半年多，官司越打越不清楚。游擊隊不敢再去催糧，不去催糧，就沒有飯吃，祇好採取行動，把「聯莊會」李會長的兒子捉上太行山，扣押在司令部，作爲人質，說是捉住漢奸，吊打虐待，以資報復。

軍長把這個案子交給我，要我調查清楚，決定一個處理的辦法。我覺得楊慶明同志很幹練，具有正義感，又是豫北人，現在成爲軍部的正式參謀，一定可以作一次很公正的調查，於是把這一個任務交給他去辦理。他深入敵區，實地調查了一個星期，才把真象弄清楚。新五軍的軍糧由輝縣縣政府徵購供應，戴縣長利用「聯莊會」的組織，把敵區的民衆控制在手中，讓他們供應軍糧。當然，居住在敵區，就不能不應付敵人，說他們是漢奸組織，不能說是毫無根據。他又調查清楚，「聯莊會」的確失蹤過游擊隊的人員，可是游擊隊的催糧人員，騷擾地方也是事實。這一個案件，應慎重處理，不能草率。我又把該隊曾經參加過我們訓練的參謀請來，由他說明問題的真實情形。他是張司令的參謀，又算是我的學生，一定會說真話。果真他的答覆，同楊慶明調查報告完全吻合。所以我把調查的結果報告了軍長，他對我的報告感到棘手，好像有些猶豫。當然，如果接納我的調查報告，勢必推翻前案，站在軍部的立場來說，以前向長官部報告，一口認定「聯莊會」是漢奸組織，現在又說不是，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？況且張司令老釘在後面，礙於情面，的確不好處理。漢奸帽子已經成了軍隊整人的工具，我自己曾親身經歷過。現在，我們也給人家戴上頂漢奸帽子，要取人家的性命，所以必須主張公道，仗義執言，說服軍長。「軍長！把老百姓硬說成漢奸，這樣大的責任，你能擔得起嗎？」我這樣問軍長。

「你說怎麼辦？」軍長半晌沒有作聲，後來問我。「我們是原告，我們這裏說聯莊會是漢奸，而河南省政府那裏說不是，雙方各執一詞，長官部不好處理。如果我們以後不再向長官部提起這個問題，不就是不了了之了嗎？張司令若再有這種報告，一概不予答覆，他也就不得寸進尺了。至於被張司令拘押的老百姓，命令他送來軍部，然後送交輝縣縣政府，不要因爲游擊隊，而損害了軍民情感。」

軍長採納了我的建議，讓我去告訴參謀處何處長，依照我的意見辦理。但是問題並不就此解決，因爲張司令不會同意這種辦法，他又來軍部，找軍長胡纏，軍長把一切責任推在我的身上，讓他同我談談。這時候，我們已經從東坪上搬到神南底居住，張司令攜帶二斗大米，來神南底看我。

「外面說聯莊會送了你好多禮物。」見面以後，張司令笑着說。

「張司令！」我真想不到他會用栽贓、恐嚇的卑劣手段，想把我嚇倒。我不同他轉彎抹角，乾乾脆脆地說：「這叫做血口噴人，祇要張司令能拿出證據來，無需國法制裁，我可以立刻在你面前自殺；否則，空穴來風，是嚇不倒我的。聯莊會沒有送我半文錢的東西，相反的，倒是張司令今天送了我二斗大米。張司令是長者，長者賜，不敢辭，我一定要收下。可是我不能爲了二斗大米，出賣人格，違背良心，附和張司令，而把老百姓硬說成漢奸。張司令要明白，抗戰是離不開老百姓的，離開了老百姓，還抗什麼戰呢？天理、國法、人情都不允我們硬把老百姓說成漢奸。委員長派我來這裏幫助范軍長工作，我必須對軍長忠實，不能欺騙他，陷他於不義，讓他負擔不應當負擔的責任。我的立場堅定公正，任何力量不能動搖。假如張司令不遵照軍部的命令，把扣押聯莊會的人送來軍部，不管軍長怎樣處理，我就要把整個案情，直接報告軍委會，到那個時候，張司令不能說我不够朋友。」

張司令非但沒有把我嚇倒，而我一席話，反把他嚇倒了。他接受了軍部的命令，立刻把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送來軍部，我派楊慶明同志把他送交輝縣縣政府，並且告訴戴縣長，請他嚴戒「聯莊會」，以後不得再事殺害游擊隊的人員，如果游擊隊的人員真有不法行為，祇要送來軍部，一定依法嚴辦。這一場公案，至此才算結束了。

## 陵川之戰艱苦奔波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二月一開頭，就感覺到情況有點不對勁，從我們所獲得的情報來判斷，發覺敵人似將準備對太行山有所行動。起先有兩千多個日本兵，從太原開到長治，接着就補充到各部隊，似在充實戰鬥力量。到了二月下旬，敵人開始向各村莊要民伕，要騾馬，我們斷定他們很快就要發動攻勢，於是通知各師，警戒正面，準備應戰。不到三天，敵軍果由長治、高平、晉城三路出動，向陵川進犯。參謀長四川張宰臣將軍召集參謀處長何驥上校，作戰課長劉清時中校和我，舉行了一次會議。我們一致主張每師派出一個加強營，運用游擊方式，繞到敵人背後，分別襲擊長治、高平、晉城縣城，以牽制敵人的攻擊部隊，緩和其攻勢，然後令正面的部隊相機出擊，轉守為攻。參謀長非常贊同我們的意見，由他去報告軍長，軍長把我們的計劃，分別用電話告知各師長，徵詢他們的意見。師長們都覺得不太有把握，不贊成我們的計劃，結果採用了他們的主張，消極的挨打戰略，節節抵抗，

節節後撤。

戰鬥進行得很不樂觀，敵軍攻勢，非常猛烈，第一線的部隊經過整天抵抗，開始向後撤退，軍部的地位，一轉眼就可能暴露於敵軍面前。因為山區的地形限制，必須不妨礙戰鬥部隊活動，所以軍部不得不向後轉移。為了避免空襲，必須在夜間行動。吃過晚飯，開始向東轉移，軍部的幕僚人員跟隨在軍長和參謀長後面，乘馬一匹接連一匹，馬蹄踏在青石山路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打破黃昏後的寂寞。每一匹乘馬都很吃力地向山嶺爬，馬頭低的就要接觸着地面。當我們翻越山嶺的時候，回頭西望，但見一團接一團的火星在空中爆炸，火星四射，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，接着傳來隱隱約約的大砲聲，敵軍正向我陵川以西的守軍，作黃昏後的擾亂。軍部向東移動了二十多里，住宿在一座大廟裏，這時軍部同各師的電話暢通，隨時可以知道第一線的作戰狀況。

第二天，白雲籠罩了整個天空，太陽躲藏在密密的雲層背後，天色昏暗無光，氣壓低的使人透不過氣來。格格格的機槍聲，夾雜着轟隆的大砲聲，越聽越清晰，越清晰越令人心慌，好像敵人馬上就會衝過來，每一個初次參加戰鬥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。其實戰鬥距離我們還很遠，我們所聽到的機槍聲，正是我們南面山嶺上的守軍，集中火力，射擊敵人。說實在，敵人沒有插翅，絕對飛不過那座高聳的山嶺。軍部決定利用夜間，再向東移動，軍長命令我先行調查行軍路線。我調查清楚，繪製成略圖，由軍長決定走那一條路線。下午，參謀長集合軍部的直屬部隊，作了一

次行軍前的訓話，於是開始了我們一大段的路程。這是一個狹窄的山谷，因為各師的輜重部隊都擠在一起，沿途情形格外紊亂。老百姓看到軍隊移動，都感覺到禍即將來臨，面露憂容。夜間，我們進入預定的行軍路線，這一條山路非常崎嶇，有些地方，騾馬通過比較困難，必須臨時將山石劈開，所以行軍速度極為緩慢。第三天早晨，抵達輝縣境內的一個山谷中。我們離開戰場，已經有一段較長的距離，聽不到槍砲聲音了。中午宿營在一個較大的村莊，我們走了一整夜又半天，雖然走得很慢，也應該休息了。

輝縣不是我們的防區，軍長特別注意撤退到這裏的各部軍隊風紀，一再囑咐我，確實考察調查。這次行軍，是在作戰，不能攜帶過多的給養，必須就地徵購，軍長命令我會同軍需處黃課長資中，擬定價格，通知各部隊，以免同老百姓發生糾紛。經過我們調查，此間白麵的市價，每斤三角法幣，四十軍徵糧，發價一角五分，新五軍一角二分，因為兩軍的待遇不同，所以規定糧價，也分出高低。我們是客軍，不能同四十軍相比，白麵每斤給價兩角五分，雖然比市價便宜五分，可是比四十軍多出了一角錢，老百姓並不太吃虧。因為我們出價公道，所以購買給養，非常容易。

軍長決定移駐石門，石門是臨淇到陵川的正路，而且靠近新五軍，必要時，可向孫軍長商借給養。第四天，很早就動身，離開那個山谷，向東北行。將近石門，軍長命我去新五軍和四十軍聯絡，軍部將在石門東南四、五里的一個村莊宿營

。我離開隊伍，向臨淇前進，行四十多里，抵達呂莊新五軍軍部。臨淇位於山中一個較大平原上，因為淇水從旁邊流過，故名臨淇。這裏的氣候，比較峻川溫暖，田地肥沃，比了山西境內的貧瘠梯田，有天壤之別。我到新五軍，已經是午飯過後，孫軍長立刻命令他的副官，給我預備午飯。孫軍長住着三間大廳，分成裏外間，外間正面方桌上放着一付牙牌，他在玩牌解悶，裏間有兩個人正在搓麻將。孫軍長個子很高，臉上的麻子並不太顯著，他的面孔顯得非常慈祥，態度又很和藹，並不像我腦子裏想像的孫殿英那樣。他對人親切體貼，慷慨豪爽，具備了一種英雄性格，雖然一人一槍，只要他一號召，就會集成整千整萬的隊伍。雲南嚴家誥兄是他的高參，就住在外屋，孫軍長知道我同戴先生的關係，特別對我親熱。我報告他，范軍長住在石門附近，他就教家誥兄打電話給楊團長，命令他立刻去見范軍長，並且把他這一團臨時撥歸范軍長指揮，以便作必要的調遣使用。孫軍長又派人給范軍長送去兩隻豬、大米、白麵、臘肉和青菜。這種高情厚意，顧慮十分週到，充滿人情味兒的作風，使我非常感動。不久，裏屋的麻將散了，走出來一位滿臉傷痕的人，經過介紹，才知道他就是勇敢善戰的劉月亭師長，孫軍長的得力戰將。一會兒晉城王國琛將軍也來了，他也是新五軍的師長，保定軍校出身，頗有儒將的風度。

吃過一頓豐富的午餐，天色已經不早，孫軍長早着人給我的馬換了新的馬掌，並派了一位副官，陪我到四十軍。從呂莊到原康，由南向北走

，足足走了五十多里路程，一直到夜裏八點鐘，才到達目的地。我們先到了新五軍辦事處，那位副官到四十軍軍部去接頭。一會兒，四十軍的副官長把我接到他們的招待所，他說孫軍長經常來原康，就住在這裏。不到半個鐘頭，給我端來一大碗麵條，上面窩兩個雞蛋，這是招待我的晚餐。四十軍素稱儉樸，今晚來這裏作客，才了解他們儉樸到什麼程度。軍部參謀張稼同志來看我，他也是參訓班的同學，他們共有四個人，派在四十軍工作，都能適應環境，不怕吃苦，業已得到部隊的信任。他看見我，非常高興，沒有訴一句苦，可見我們的訓練，確實很成功。龍總司令不在原康，由參謀長劉惠蒼將軍接見，我把戰況向他簡要報告，他留我多住一天，等候龍總司令回來，我覺得無此必要。作戰時期，情況瞬息萬變，行動不定，我離開軍部，已有一整天，必須趕緊回去。當即告辭，說明次晨一早動身，不再辭行。

第五天一亮，離原康，返回呂莊，聞家誥兄代表孫軍長去看范軍長，剛好先走一步，我趕緊隨後追去，始終也沒有追上。下午回到軍部，軍長告訴我，戰事已經結束，明天就要返回陵川。等我看到參謀處的同仁，何處長告訴我，陵川曾一度陷落，敵人僅停留了兩天一夜，即行離去。作戰以來，我軍與敵軍始終保持接觸，現已恢復原來的態勢，惟獨高平的龍縱山被敵人佔據，還沒有撤退。我軍此次退到輝縣，給養方面頗得輝縣政府幫忙，這與聯莊會的糾紛合理解決，是有因果關係的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這是自然

的結果。第六天，經石門、三交口、九連密，返回太行西區，夜宿後郊。敵人曾到過後郊，燒去幾棟房屋，第七天，到達陵川城東十里之東壁村，軍部改駐這裏，沒有回安陽。東壁同我們居住的神南底，僅隔着一條不太高的小山嶺，相距不過一里路。

神南底在高廟嶺西邊的山腰裏，全村祇有十幾戶人家，高廟嶺西距陵川十里，為陵川往東必經大道。嶺上有一座古廟，週圍有許多蒼老的松樹，微風吹動，松濤的聲浪會傳到神南底，我喜歡神南底，也喜歡高廟嶺，高廟嶺的確高，在幾十里以外，就可以看到山頂上的綠色樹叢。

龍縱山被敵人佔據，對陵川是一個極大的威脅，不但再一次侵犯陵川，可以作為跳板，同時也使陵川和高平的交通增加許多阻礙。軍長和參謀長決定來一次反攻，準備收復龍縱山。我們這些幕僚人員，聽到這個計劃，興奮異常，都希望打一個勝仗，也好提高一下士氣。不論代價如何，祇要把龍縱山的敵人趕走，收回這個據點，敵人對於我們，就不能不重行估價了。雖然是三月天氣，可是在太行山上，依舊很寒冷。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，我們懷着極大的希望，向西挺進。山坡上、田野裏都披上一層白色的外衣，那是前一天夜裏落了一陣雪的結果。太陽漸漸上升，可是陽光照射在白雪上，微弱得沒有一點力量。中午，我們到達軍部的臨時指揮所，這一次反攻，軍長親自出馬，是希望反攻的部隊，着實賣點力。作戰部署：由四十五師擔任主攻，四十六師由南面側擊，一舉而將敵人消滅。（未完待續）